千頃齋初集

千頃齋初集卷之十六

汝南黃居中明立父著

文部

論

君子和而不同　乙酉鄉試墨卷　刻程

論曰和同之介判於公私和同之公私判於情理君子任理不任情夫是以從公不從私也夫理非一巳之私也合人心之公也理亦非一人之公也合天下萬世之公也合天下萬世之心

以成其公則謂之理合天下萬世之理以成其是則謂之和故所云和者豈必煦煦以徇物而後謂之和又豈必孑孑以絶物而後謂之和又豈必不徇人不徇已而後謂之和有意徇物和也而比有意絶物和也而矯不徇人不徇已和也而無主持統之所謂任情滅理縱私害公者也夫惟君子者以太虛爲眞宰以與物爲應迹求和心不求和迹討同理不討同俗合人與已之公而共成一是要於其理不可使易而已故

曰君子和而不同夫和同之辨幾微之間至難察矣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中聲以諧謂之和樂是非可否不同中道以協謂之和德故易牙不能和同味之羹師曠不能和同音之樂君子不能和同是之謀何者同則不可以和而和則不至於同也是故有可無否非和而有否無可亦非和偏執夫是非可否非和而漫無所是非可否亦非和和者理也

同者情也任情者名相軋知相爭善否相非誕信相譏各從私便隨聲是非是之謂同而不可以言和任理者內不見己外不見人理之所是衆非獨是理之所非衆是獨非或拂人以從己或舍己以從人我與天下委曲以共成一是而均遊於至理之公是謂之和而不可以言同故有時而楚越一體霧蠢同視和也即遺世獨立廻瀾砥柱亦不失爲貞介之和有時而明良合德臣主一心和也即批鱗逆耳繩糾規誨亦不

失爲忠告之和俗有所當從純冕獵較不爲混世衆有所當違接淅去膰不爲潔身非其道則親暱有不狥如其道雖疎遜而不廢理在則唐夫蒭蕘而可採理不在則先民徃詰而不從論理不論迹則放册擯非忍兵巢牧非篡破斧斨非残誅少正邪非戾論迹不論理則孤竹之清見爲忘世展禽之龢見爲狥俗有莘之五就見爲觀望久矣夫和同之閒情理之判匪君子莫能察也君子知情爲理之外廓而理爲情之中

扃怠形骸去智故廉劌雕琢同於大通無將也無迎也而無不將也而無不迎也是故易知而難狎易從而難昵不矜名而好氣不隨俗而錯趾不立封畛亦不廢涇渭不昧權度亦不設城府其理之御乎情也若鑑之明而不先立姸媸權衡之審而不先立輕重規矩之正而不先立方員其情之出乎理也若物自姸媸而不罪鑑物自輕重而不罪權衡物自方員而不罪規矩夫是之謂能和夫是之謂和而不同彼黍偶比

周之士與時浮沉人趨而趨人諾而諾毀名節
而尚雷同棄廉隅而忍謑詬是謂狥人如梁子
猶之可亦曰可否亦曰否和而比者也憤世嫉
俗之士離蹤跂訾虛憍恃氣孤標以爲名異趣
以爲高是謂狥巳如東漢之顧厨俊及駢首就
戮和而矯者也儇譎巧儇之士同流合汙彼且
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
之爲無崖處於無是無非之間而甘瞑於無所
異同之境是謂玩世如老氏之和光同塵鄉愿

之無非無刺和而無別者也夫和在理之是非不在情之同異在心之公私不在情之廣狹君子雖不同而胞與之意盎然流通不害其爲和小人操一同心先已分門戶立崖岸和又何從而生故論君子之和即均爲君子而意見議論常有時而不同然彼無隱諱此無計較披鬲見素互相考質而適以明其爲君子論小人之同其甘如醴其膠如漆然而利害相傾慘於五兵聲名相激戕於百戟勢位相取利於機弩陰謀

險詐每於同之中輙見焉是乃所以爲小人也甚哉和同之關世之治忽實懸於此嘗觀三五之世其君子師師濟濟協恭和衷而世臻郅隆治成熈皞晩近世人懷妬娟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以相薦樽𢪀主而不相下至如蜀黨洛黨一時號爲君子者亦棄和爲同互相標榜互相諆娸而不自覺則信乎習俗之累賢者不免也夫子之言倘亦有三五之思乎司世道者進君子之眞和退小人之僞和天下可幾而理矣

上下同欲者勝

凡兵之勝非懾下以威而同下以欲欲之情不上隔下同上者也欲之權不下貸上同下者也顧有所獨擁則有所偏遺有所耑利於此則有所叢害於彼當其逞已恣欲豈不自爲揄快然一已之欲伸而天下之欲鬱矣下之欲不可久鬱鬱則凌嚚訢誶訏然而起而瓦解土崩之禍應之故一人之威福不能獨行而上之欲亦鬱下鬱則散上鬱則孤以孤君馭散民霍焉離耳

而可耑欲以徇乎可使上肥而下獨瘠乎民生有欲惟無欲者能同之非無欲也以下之欲爲欲也同天下之欲以爲欲故用天下之用以爲用可驅而來可帥而往下各得其所欲而上亦惡乎不得其欲哉惟無欲也故能成其欲善之乎孫子之論兵也曰上下同欲者勝夫勝者我與敵之所乗也我角之敵亦抗之我形之敵亦反之故兵之佐勝者多而所以必勝者寡絶山依水據阻阨塞蓄積足給士卒殷軫此軍之大

資也而勝亡焉有衆如熛有臣如虎乘廣林植釜刃鋒戞此戰之助也而勝亡焉順招搖挾刑德向生背死左牡右牝三官不繆九章著明此有制之師也而勝亡焉何者此能爲勝而不能常爲必勝可勝在敵而常爲必勝在我我與下共敵者也令之而下不應作之而下不前君臣上下之間滑焉有離德我不勝下而外何以勝敵且兵死地也將死官也人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而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

比比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非其父兄子弟必然不可解之親誰能出生入死去安存卽危亡而不悔有其欲之以爲利焉故也今天下含氣之倫踐石以上有不欲富欲貴者乎有不欲安欲榮欲逸欲壽欲爲子孫計者乎我欲之而能謂人已乎顧下之欲非上不遂而上之欲亦非下不因下致其力以供上之欲而上封其欲以拂下之願誰能堪之此其心皆原於有已已甚重人甚輕已甚急人甚緩已之欲甚足愛而

一物不可無人之欲甚無足愛可以惟吾意而莫之恤設以身為人而視巳則是巳也亦人之所為甚輕甚緩甚無足愛者也而誰其重之急之爭致其所甚愛利不可無之物惟吾意而無足為吾難也則不同焉者之過也夫同焉欲富而上何忍乎下貧同焉欲貴而上何忍乎下賤同焉欲安而上何忍乎下危同焉欲榮而上何忍乎下辱同焉欲逸欲壽欲寵子孫而上何忍乎下之暴露顛頓賞功而不延於世死事而不

厚卹其家況下之望於上者止爵祿名寵而上之責於下者則勞苦死亡捐軀殉國下所重而甚難衣食分人上所輕而甚易下巳償其二責而上乃失其三望彼實捨重而就難我則愛輕而悋易此雖嚴父不得之順子察兄不得之弱弟而況君民將卒之間哉辟之身然君心也將耳目也卒其肢體指拇也未有一身之中而關節脉理可以不通者又辟之家然君主也將亞旅也卒其臧獲僕御也未有一家之内而悲喜

婾拂可以不貫者故不以欲為欲而公為天下之欲又不以欲為天下之欲而視為一巳之欲欲富者同以祿瓜衍之縣都殿之鄙可錫也欲貴者同以爵上將之尊通侯之重可毋愛也欲安榮者同以名寵璽書軿服可賜秬鬯彤弓可貺也欲逸欲壽欲寵子孫者同以苦樂休戚歌鐘女樂可分鬟可剪裘帽可解帶礪河山可盟二子可侯而十代可宥也而將於士卒亦施有而廢私同利而除慾冬不襲夏不扇雨不蓋與

士同寒暑焉險隘不乘上陵必下與士同勞佚焉軍炊熟乃食軍井通乃飲軍壘成乃就舍與士同饑飽焉合戰必立矢石之所及劉膚貫肘與士同安危焉馬如羊不入廐金如粟不入懷與士同貨賄焉投醪挾纊吮疽封尸與士同甘苦死生焉蓋至采薇而念其室家出車而叙其况瘁杕杜而憂其父母東山勞歸而細及於伊威蠨蛸鸛鳴婦歎若目擊其家人父子悲喜離合之狀而代爲之言者抑何其愛人之深本人

之周而上下一體之情如此其敦以摯也上以下爲體下以上爲心上視將如愛子將愛卒如嬰兒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肢體相隨父兄子弟相救視主之急主之患若寇盜入室不得不格莫邪傳體不得不搏爲之出死斷亡而愉焉又何校兵守城之有乎故曰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獵者逐禽車馳人趍無刑罰之威而相爲斥闔要塞者同所利也同舟而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捽招杼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德

同所害也同則諧諧則輯輯則罔有不殫其力
彼且爲同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同亡故
吾得與之俱存同者在我不同者在敵雖誂合
乃於天下又誰敢在於上者此夫仁人之兵以
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蓄恩不倦以一取
萬扞圉不以金湯步伐不以旗鼓執馘殲醜不
以長組利劍者也葢不待兩軍相對而勝敗強
弱之數巳决矣是道也湯武得之以亡曷喪誅
獨夫其民雲霓而望之淅米而儲之簞食壺漿

以迎之倒戈崩角以嚮之何者如林之億萬心不敵三千之一心三千之必克賢於億萬人之必北也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齊桓以九惠服楚定三革隱五刄諸侯歸之如市矣晉文以三示用民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矣越勾踐以生聚教訓報吳葵死問傷載稲脂而行於國中無不餔也無不歡也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可無死乎三戰而三北之吳其沼矣雖其事

詭其術陰不重之結必解然而飮馬出漳壺餐得士與衆同欲之效亦已徵於前事者後世則東縛之馳驟之草菅而刀鋸之長城閒左祗爲盜資洛口敖倉反爲敵藉雖欲分國與人而無及又何論廟算之勝不勝乎故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飮食人之始欲也而俎豆戈矛始以言究以兵卽生機而殺機伏焉易之師訟次需而受之比與小畜也嗚呼是同欲之旨也

千頃齋初集卷之十七

汝南黃居中明立父著

文部

策

問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談兵者祖之解者曰先合爲正後出爲奇當敵爲正旁擊爲奇前向爲正後却爲奇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又有以異爲奇者有云仁

人之兵成卒成列者有以臨制素分言者其於奇正本法孰有當與或曰奇者機也握奇為握機奇與機果無辨與則志所稱四機五權其於握奇之說亦有符與宋人有言曰吳之書近乎正孫之文一於奇意似不無軒輊顧其所云奇正者安在亦可言其崖畧與然陰其謀密其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疾擊其不意即六弢亦亟

言之何與大抵兵無不是機善用兵
者無不正無不奇古今名將或減竈
增竈張疑不同而同於克敵或逐水
草或擊刁斗自衛紀律不同而同於
威虜或驅市人戰而拔趙壁或不按
陣圖好野戰而金虜辟易或啣枚而
入蔡州或不許啣枚而破兀朮或以
三十萬衆誅突厥或以三千騎破頡
利何種種相懸若是倘變出無常權

難預設活機惟人所使固不可以故
籍定法拘與爾多士挾策負奇而來
其去危機圖勝權業有成畫於胸茲
正其借箸畫米特也願悉意陳之無
隱

善兵者不言兵非不言兵也無一而非兵也善
法者不用法非無法也無一而非法也夫無一
非兵則察兵之微在心而鏌鋣不與焉無一非
法則從我生法而法不縛我故世無一人無兵

之用人無一機無兵之法天下有祕於兵而神於兵者哉而可以故弦定局拾瀋而膠柱哉兵機事也將機身也其運行如晝夜寒暑其叵測如陰晴風雨搖手頓足之頃隼起而鶻飛屈指伸臂之間雷轟而電爍乍開乍闔乍起乍伏乍虛乍實乍陰乍陽豈惟手不能書即口亦不能言豈惟心不及揣即目亦不及瞬我用正敵亦能正一箸之中庚有箸焉我用奇敵亦能奇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奇與正敵與我共之機與權

兵與將操之奇復出奇機還生機敵之謀我日異而月殊我之應敵時移而晷易而猥以履常守經悠悠之論格於九天九地之高深此與耳食何異則六弢金版諸編毋乃爲徒讀父書者之債軍藉乎孫武子曰凡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妙哉兵家之勝算盡此矣夫交刃而誓成列而鼓逐奔不過百里縱綏不過三舍非正兵耶料堅脆辨險夷審機祥備銛利非正兵耶以實待虛以主待客非

正兵耶嚴申令信誅賞驅士如羣羊與之進與之退非正兵耶正兵者左右應麾旗鼓不奸若虎豹之有牙爪而飛鳥之有六翮斯古法之可按而三軍之可踰故曰以正合也然以正當敵敵脆者勝敵暴者勝敵亂而驕者勝非是弗勝矣故兵莫善於奇奇兵者東西易其嚮黒白幻其形步伐改其調靜躁庚其法使敵曾不得測景而觀動焉或張而翕之或取而與之或鋭而衰之或卑而驕之或迮而合之使敵曾不得伺

間而實力焉或撓前而覆後或批亢而擣虛或攻所不守或趨所不意使敵曾不得奔走而迭出焉地有所不爭城有所不攻途有所不由君命有所不受使敵曾不得預謀而窺釁焉蓋與飄飄來與忽忽往莫知其所之如山如林如炮如燔莫知其所集折謀於談笑玩敵於股掌料不爽毫端而發不渝節候故曰以奇勝也仁義堂正以待常敵詐力權奇以當猾虜而不然者人方爲刀俎我且爲魚肉人方爲窟熏我且爲

狐鼠齪齪然守株刻舟以階覆亡之禍則亦何
正之與有兵之道常少而變多故將之道正什
一而奇什九曹孟德以先合爲正後出爲奇則
猶拘先後也夫惡知先之非奇後之非正乎又
以當敵爲正旁擊爲奇則猶泥分合也夫惡知
分之非正合之非奇乎劉安以靜爲躁奇治爲
亂奇飽爲饑奇佚爲勞奇此以異爲奇者也然
可以遇技擊而不可以當節制韓嬰謂仁人之
兵聚成卒散成列延居若長刃兑居若利鋒圜

居若丘山方居若磐石此以仁義爲正者也然可以遇宋襄成安君而不可以當韓白縣曰前向爲正則馬謖以之敗街亭縣曰後却爲奇則苻堅以之挫淝水運籌幃幄決勝千里似非可臨期制矣鋒交原野機變斯須亦豈可素分定乎總之知正之正而不知正中之奇知奇之奇而不知奇中之正知奇奇正正矣而不知非正非奇之亦奇亦正也是惡足與窮其端倪悉其幻化乎大抵敵與我無常形奇與正無常用吾

奇在正之外吾正在奇之外藏奇於正也藏正於奇也吾奇兵即正兵吾正兵即奇兵無不正也無不奇也吾正而正吾正而奇吾奇而奇吾奇而正奇可正也正可奇也吾正而示之奇吾奇而示之正敵不知吾孰正而孰奇也吾正忽變而奇又終之以正吾奇忽變而正又終之以奇即吾之兵亦不知孰正而孰奇也此之謂相生此之謂無端此之謂發於無窮之源而奇正之極致以機爲奇者自吳起之四機始機弩機

也弩有弦有機省括既定而後左右縱送莫之易也以權爲奇者自荀卿之五權始權稱錘也稱有權有衡平準既定而後銖兩鈞石莫之爽也奇發於機發而微則爲機正不離權正而變則爲權微獨奇有機正亦有機機之紛拏飄忽而成敗分機之活潑員通而妙用見則機也而未始不爲權微獨奇有權正亦有權權之正鍒針毫末不得差權之變百千萬億不可詰則權也而未始不爲機蓋分之則兩義合之則一理

環而應之則活畫而守之則膠而況夫兵者動物也圓物也變物也鋒鏑非闔內之圖日中失崇朝之故處女脫兎之遲疾誰知進退轉丸決水之迅溜誰分上下機懸於倏安倏危之端則一盻九轉猶以為遲權運於卒然歘然之際則一息萬變猶以為拙巳發則奇而未發則機也機奇無二法也應變則奇而制變則權也權奇無二種也以吳為近乎正者以治兵論將言之耳然不曰襲亂其屯先奪其氣乎不曰乘乖獵

散設伏投機乎不曰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乎則何正之非奇以孫爲一於奇者以軍爭九變言之耳然不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乎不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乎不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乎則何奇之非正握奇爲握機矣無不是機何言握也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何奇正之別也是故古之爲韜鈐家言者如羚羊掛角無迹可求而號知兵法者如輪扁斲輪無書可讀

微乎微乎冥於無形神乎神乎宥於無聲其持若嶽立其駃若河決其深緘若伏蟄其迅發如彍弩其影響雙泯閦於重闇其聚散無倪疾於雷雨可減竈以示弱亦可增竈以示強孫虞之張疑不同克敵同也可逐水草亦可擊刁斗程李之步伍不同威虜同也淮陰之驅市人戰也不以山陵水澤爲定法有妙於法者矣武穆之好野戰也不按古陣圖有深於圖者矣愬以啣枚擣蔡州錡以不啣枚破兀朮安在有聲之不

若無聲也裴以三十萬誅突厥李以三千破頡利安在用寡之不若用衆也之數君子者皆變風雲於叱咤移山岳於掌握料敵而審權當機而導窾何必不正亦何必不奇何必不法亦何必法法如必以奇正爲低昂則六弢所云陰其謀密其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疾擊其不意云者豈皆權譎之論而師尚父亦豈非仁義之師與蓋奇之言奇也奇則非偶可一人用不可二人知可交綏决不可豫言白可獨刱而獨行不

可衆聞而衆覩故理不必天地有事不必古今同則至獨也幽居防垣耳寐語防妻子金華鐘鼓防色傳則至密也獨則將自謀之不必入告於君密則已自知之不必公語諸廷而况從外監之乎從中掣之乎旁觀而指摘之乎此未室於謀先市於色未國於量先敵於惎而何奇之可施善乎孫武子之言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夫有不御之權而後有不窮之奇如是則雖謂孫之書一於奇可也

問委積不多則士不行武士不選則衆不強兵餉之係於干掫亟矣古今談兵制必首成周非以其寓兵於農與後世有南北軍材官騎士有府軍禁軍廂軍鄉軍其於周制孰爲近與察皆始乎振常卒乎弱抑又何與

高皇帝提虎旅定天下置府立衛分戍列屯卽沿海守備嵩命湯信國經理其於古法固兼採而用之乃二百餘

年來不無少敝今陸而烽堠水而余皇並兵也月既時犒坐給行賞並餉也親

高皇遺法毋毀壞與毋更革與毋失其初指與惟是三吳四郡襟江帶海諸屯戍棊置星羅意主防倭然一遇萑苻小醜輒爾挫衂夫力不能搏孤豚而能扼猛虎乎呰窳耗蠹其故云何毋乃所養非所用所用復溢於所養

與今倭汎稍寧然借路詭詞又見告矣衣袽霜雨之防何可不預爲之所顧兵旣積脆餉亦積窘捉襟肘見正惟斯時語有之罷民以養兵譬之殺駿以瘵服今則潦不駕之駑焉其何以式於舊章而俾兵農不交困願抒抱以對毋曰肉食者謀之也

歐陽子有言三代而上興衰以德其次鮮不以兵夫兵五材居一焉古今莫之能廢也顧有兵

而不獲兵之利與無兵同有將而不獲練一兵與無將同無將是無兵也無兵是無民也兵食於民民實生兵民寢於兵兵亦生民反裘負薪則兵爲民詘剜肉醫瘡則民爲兵詘天下之患莫大乎徒曰有之而無以有之夫徒曰有之而無以有之者有兵之名而無其實也是坐靡也有食之費而無其用也是立槁也席徒有之虛文而溺無以有之之實禍一旦有事將聽其無以有之而不爲之所與肉食者謀之何岌岌也

則曷不觀於周制在昔周官以井田起軍旅王六師六鄉六遂散之大國三軍三鄉三遂散之次國二小國一鄉遂散亦如之其人視賦其賦視地其地視上中下爲參兵而農也春振旅夏茇舍秋治兵冬大閱卒乘服習穡人成功農而兵也故比閭族黨皆伍兩卒旅之師蒐苗獮狩皆攻圍擊刺之法卿士大夫皆將帥司馬之職入而宿衛出而戍守無事而稼穡有事而秋杜役於兵者皆丁壯不必發老弱之民廩於兵者

皆精銳未嘗養無用之卒國無籍兵之煩兵無坐食之費守固戰克制莫善此矣三代而下井田廢兵農分其最號近古者莫若漢其得寓兵於農之意者莫若唐漢制南北軍衛宮都城材官車騎樓船分屯郡國期門佽飛擊羌戍胡兵稱精焉然吏卒起田間從軍天子臨饗衛士必勸以農桑則烏乎農之非兵唐制京師置十六衛中外置六百三十四府兵籍於府將隸於衛其能騎射者爲越騎餘爲步兵而統以折衝果

毅都尉兵稱勁焉然開府八百聚屯關中者五皆力耕積穀以農隙習戰陣則烏乎兵之非農至宋而兵愈多食愈蕃兵農愈分禁軍廂軍鄉軍班直屯駐盡聚食於農義勇保甲之麗藉者至七百十八萬且不當一卒用矣故蘇子曰漢兵雖不知農而無聚食之弊唐兵雖聚京師而無坐食之弊宋有其兩弊無其兩利蓋其始未嘗不克詰張皇而後乃淩夷大壞漢兵之弱弱於謫及七科罷都肄而省尉候也故禁軍歲出

而首反疲於奔命唐兵之弱弱於停上下魚書更彍騎而募市人也故方鎮鼎峙而足反操其重權若宋之積衰則景德熈寧遞銷遞減令禁廂鄉番之卒单至剌捉白徒以塞伍也故終宋之世非多兵自困則撤兵自弱内外单虛首尾衡决豈非兵農之分流弊致然哉我

高皇帝提虎旅定中原當秉旗麾鉞之秋講養軍衛農之法分府置衛列城設屯内則錦衣等十二衛衛宮禁留守等四十八衛衛京師而握

之五府練之五軍營即漢之南北軍也外則畿甸五十都指揮二十一留守司一衛百九十一所二百十一即漢之材官騎士分屯郡國也諸衛所軍屯什七守什三軍屯田五十畝官給牛種且耕且練即漢之勸衛士農桑與唐之府兵關中聚屯也

高皇帝若曰吾以土之毛食土之兵以土之兵爲土之衛故養兵百萬不食民間一粒有徵發取之額軍而足餉亦取之屯而足臨戎有指臂

之使登陴無庚癸之呼重譯獻琛潢池喙息翳獨其制之綢繆蓋
聖祖之聲稜實赫濯之怗熈歲久兵㪟甲銷二百餘年來毋論營制遞更將媮士窳即邊徼海壖諸戍按符而討軍實能盈額乎即不盈而存者能執銳披堅乎能彎半石弓而馳欵段馬乎即能之見敵能前鬬乎鬬能陷陣先登乎尺籍不足益之召募而召募復然召募不足益之徵調而徵調復然且有召募徵調勢不能不益餉

而又不能割軍之腴以餉是昔之餉兵一而今之餉兵二也矧其詭籍影射兵不必盡在行餉不必盡在兵也如近日遼左見告大司馬覈官軍舊額業耗其三之一彼衝邊要害稱西北馬國而猶若是况三吳之素號文弱者乎吳冠帶之國四大都苞海帶江切與倭鄰風帆飛渡瞬息千里而海寇復勾之内盜又復藪之嘉靖中四郡中倭綦慘毒大者屠城小者掠堡蓋無歲不苦兵矣朝鮮之寇焚巢沸鼎震鄰業業今雖

稍幸息肩而假道詭詞倜焉有窺覦國心匪茹蠢動未必其不南指也有如腥風再颺豕突搗虛颷而犯我舟山乍浦海上諸戍能出偏師向島夷發一矢乎能設奇兵破颶浪橫截邀擊之海上乎比聞鑄山煮海亡命武有力之徒嘯聚鯨波血人于牙官軍遇之披靡夫力不能搏孤豚而可扼猛虎乎疇昔湯信國經畧築金墉分水寨材官蹶張綦布牙錯豈其積窳若是今陸而烽燧水而余皇非乏兵也歲儲月饟行賫坐

犒非乏餉也主有丁選矣客復有勇徤勇徤果勁於丁選乎額有長兵矣暫復有短兵短兵果勁於長兵乎主不能軍乃借之客軍不能戰乃益之募天下無益田而有增兵有祲歲而無損餉奈之何不貧且憊也且兵必待民而有是探克讁發皆木偶矣兵必待益而具是陸哨水操皆象人矣縣官何利於象人木偶而歲貢糧糗靡廩以飽若曹是兵廩歲額皆漏卮矣居常索餉則有兵臨警徵發則無兵伎作奔走以爲工

役則有兵聞金鼓之聲使操矛盾而應則無兵
挂錄投閑買差替役可盡檢乎身一而籍二名
公而力私可盡勾乎債帥以月錢爲固然兵尉
以剖剝爲常例而士能宿飽乎六花九陣教者
不必諳占役厮養主者不敢問而士能整伍乎
寅而集辰而罷巳而集未而罷投河角觝僅同
兒嬉軍書羽檄幾成幻錄甚者挾無弦之弓揷
無羽之矢懸無鞘之刀以爲習慣故常云耳有
干行而鞭扶貫耳者乎有臨敵不用命而戮社

釁鼓者乎葢樞府推轂多以譽遷偏裨登壇或從賄取旣輸財於此則不得不取盈於彼彼旣斂貨賄則此不得問貙劉而且利其縮朒以爲筦籥而且幸其脫籍以爲橐槖士狎其無不如此也雖有熊羆化而蜎蜒矣尚安望其搴旗刈旌爲　國家效死力乎嗟乎以有盡之民膏餉無用之孱卒國斂民財以贍兵兵割月糧以供將煢煢小民澤竭磬懸且朝夕不相保又況乎陽侯害稼榷使橫征柰之何不窮且盜也民旣

兵之餉餉益省養一兵得一兵之用兵益精祛三無還二有除兩弊收兩利彷
聖祖之初意師周漢之遺規意在斯乎不然容容焉泄泄焉聽其徒有而不必有其有恐天下之無以有之者不獨一兵肉食岌岌無已時矣

千頃齋初集卷之十八

汝南黃居中明立父著

文部

啟

賀王太倉相公代

彤廷特簡蒲輪詔起乎東山黃閣總揆槐位班崇於北極光生鼎鉉慶協冠紳恭惟相公閣下一代偉人 三朝元老矢心天地精誠結 主上之知砥節伊周爭釆係百僚之重舉世皇皇

奠枕惟公穆穆迓衡雖林泉遂志於初衣然中外懸情於歸袞謂安石不出當如蒼生願司馬亟還再相　天子神明眷德　皇鑒葵忠思已効之鹽梅人惟求舊營將來之金礪寵更從新制麻首陟三公鈞席獨先四輔　絲綸歸美極臣子之寵覩簪紱騰歡賢人情於夢卜從茲挽回造化即春天下之秋指日旋轉乾坤立泰域中之否洵　熙朝之盛事爲曠代之奇逢某東海波臣南州賤士幸依河潤夙聽傳說之舟仰

止嵩高猶隔阿衡之鼎忽聞鳳書而鼓忭願
隨燕賀以趨蹌何日立光範之門倘容斂板有
懷繼狙猍之頌莫罄颺言惟祈赤舃登朝蚤
㦿册宸側席五百餘年名世泰運方亨二十
四考中書晉蕃錫
壽申長洲相公并賀存問代
青宫毓慶九重錫類於尊親紫閣疏榮五
位宣綸於憲老輝生鼎鉉喜溢冠紳恭惟相公
閣下一德格天三朝遇主十四載中書之

考夷夏咸安五百年名世之期　明良交會作
孚先於百辟穆穆迓衡開壽域於八荒皇皇莫
枕　上方眷忠以無巳公獨遜碩而不居謝政
黃扉怡情綠野司馬入洛之年尚壯未應枕石
漱流太傅還山之望逾隆佇俟安車束帛衮繡
爰遵於鴻渚簪裾世濟於鳳毛惟元老引年之
再加屬　宮闈慶澤之弘播皇華　宸翰賁降
金閶文綺精鏐鼎來　玉陛天保定爾介景福
以無疆　帝命寧予晉隆恩於有赫允矣巖廊

之盛事豈惟林壑之寵光某承乏吳藩欣逢曠
典況茲建酉之候正值生申之辰得其壽得其
名恭祝千齡之盛旦俾爾昌俾爾艾長覩八月
之清秋周家之渭釣未移漢室之蒲輪且駕謹
陳澗沚用頌岡陵

賀李九翁相公代

恭審妙簡元台進持魁柄　制麻同日並分鼎
鉉之榮枚卜盈廷獨荷　宸旒之眷詢巖廊之
曠典爲泉郡之破荒恭惟相公閣下忠結　主

知道先民覺　形墀奏第雲開五色之祥徵玉
筍蜚英風動四方之景仰效論思于虎觀志在
格　君典制作於鳳池文能起代造髦璧水貳
禮陪京素餐望於留銓遂升華於常伯　朝推
砥柱障浩氣於頹波庭絕餽饋凜清貞於介石
蓋自甘泉持橐已負傳野調梅衆多不便其孤
芳　上獨深知其亮節　絲綸歸美破羣議以
登延簪紱騰歡聞新參而忭舞東閣班聯四輔
中台翼贊萬幾列坐盡夔龍交孚一心一德彙

升有韓富況出同榜同鄉風雲之會不常日月
之明增曜某枌榆晚進梼櫟散材夙冶鑄於鴻
鈞倍忻躍於燕賀豈曰鄉有元老敢徼私庇於
二天誠以　國相名賢幾覩太平於一日屬者
官廷釜鬲因之　國是紛呶　上以循默為包
荒下以攻訐為聚訟薰猶共器逾不信乎　主
心首鼠兩端秖求調於衆口以　上倚公之重
將安危休戚之是依以公報　上之周豈利害
譽非之足計先聲儉簡行回風俗於侈靡之餘

正色直方即振　朝綱於淩夷之後補天浴日
熈然春天下之秋旋乾轉坤廓爾泰域中之否
敢因燕頌敬效管窺

賀葉臺翁相公代

宸旒簡命中台宣上相之麻揆席調元北斗曳
文昌之履　朕夢朕卜允叶人情之同汝翼汝
爲其代　天工之曠光生槐棘慶溢枌榆恭惟
相公閣下學擅儒宗材優王佐藝英翰苑承明
流譽作之聲造士成均譽髦樂菁莪之化晉、

宮僚而勸講羽翼溫文贊留部於秋宗寅清夙
夜久勤典禮裁貳銓衡衆皆躍冶以爭先公獨
循墻而處後四海之瞻巖特重拭目衮歸　九
重之側席方殷番思　輪召問　朝問左右舉
無異言惟　天惟　祖宗咸享一德遂升常伯
徑秉大鈞金甌覆崔相之名銀信趣鄴侯之覲
廷紳舉笏相賀班四輔以登延都民遮道聚觀
開新參而鼓忭蓋丙魏並相況出一鄉而韓富
齊名復同兩榜洵　熈朝之盛事爲曠代之奇

逢某誼竊維桑情深仰斗自分海隅萍梗無緣
登傅說之冊願備藥籠渤溲終難薦阿衡之鼎
敢續狙猍之頌載賡慶曆之詩黒頭公相楊文
敏而後一人赤烏勲名李忠定於今再見　帝
賚弼用作霖蚤樹　朝端之望　君命召不俟
駕勿爲周南之淹

賀南大司馬孫公榮加宮保代

陪京作鎮勢控金湯樞府詰戎權崇鎖鑰盍參
密勿機衡之任宜藉文武經緯之猶歳閲甫騰

寵章錫錫　帝書上考荷　九重特達之知秩晉孤卿單八命穹崇之寄同朝佟爲盛事澤國尤倍恒歡恭惟閣下世篤忠貞天胙明德家風有自名矣中丞之後人國士無雙褎然南宮之首選郎星明燦繇兵署禮署以司銓卿月高華歷容臺銀臺而秉憲辟車望重手裁夙震於百僚制閫功高威信遠乎於九塞運籌决策先聲寢驕虜之謀却貢止封抗疏落黠夷之膽自拂衣逍遥於綠野乃歸衮懸注乎蒼生　詔起東

山紀綱南服烏府爲臺官長身挾風霜金陵係
天子都手扶日月　宸衷簡在　巽命重申爪
牙居圻父之司喉舌總漢官之重峻文昌於北
斗獨冠常伯之班偃太乙之霧旗茂著干城之
烈名番八座績奏三年載錫　廷綸爰加　宮
秩少保階聯四輔　鵷禁之羽翼攸資夏卿地
切三台麟閣之圖形何忝雖循墻之勞謙愈亮
而　當宁之渥眷彌溫錫爵公山川土田康周
公故大啟爾宇釐召伯圭瓚秬鬯自召祖而受

命于周蓋詔德詔功自昔已然而肯堂肯搆於今爲盛某竦瞻巖采聳聽　制麻江左見夷吾無復憂驩聲已馳於畿甸中國相司馬勿生事夢卜玽叶於人情敬陳燕雀之私輒憑魚繭之素五百年名世鴻麻濟美於鼎彛　廿四考中書駿惠重光於簡冊有懷鼓忭莫罄頌言

賀總漕李公加𡚒戶部尚書代

總漕天塹中都擁牙纛之尊加秩地官北斗正文昌之位爰峻上卿之秩增崇計相之班　黼

戾出綸軍民挾纊恭惟臺下清和而任直大以方　兩朝浴日之心德同威鳳十載擎天之手功掩巨鼇允武允文分陝匹周召之治巳饑巳溺匡時同禹稷之思洗當道豺狼以絕踪未皇皇而奠枕集中澤鴈鴻以安宅矻在在之長城河內願借寇君油幢暫駐關中仍留蕭相　寵綍維新晉長九農升華八座聯六卿於紫臺身上星辰鞏三輔之黃圖手扶日月方公私之積可哀痛宜還春意於閭閻況財貨之出有源流

豈折秋毫於戶版自 天有命行且宣 北闕之麻惟 帝念功寧久作南邦之式遄歸袞繡徑秉鈞樞某秉障列藩芘身廣廈高山仰止喜聞君子之得輿陰雨膏之斬免波臣之涸轍固知木牛流馬不難轉粟以上天竚看舟楫鹽梅卽肖象形而賚 帝肅馳函於戟府容斂板於和門其爲頌徯曷勝鼓忭

賀操院耿公擢南少司馬代

烏臺作鎮時殿 天子之邦鳩氏詰戎獨專樞

筦之柄蓋非文武之經緯君賛　客勿之機衡
上眷逾殷中權彌重恭惟臺下先天民覺負王
佐材弟兄皆瑚璉圭璋羣英折北伯仲於濂洛
洙泗吾道巳南閩越還正始之風河嵩重分陝
之寄遂自容臺而司匭載遷開府以建牙經綸
幃幄之間月柝燈碁之烟烱彈壓江淮之上參
游并鉞之堂堂壯猷書績於九年制勝折衝乎
千里漁駿周詔晉陟夏卿爪牙參祈父之司疇
庸東掖喉舌作尚書之貳乃副西曹若日進有

德則　朝廷自尊洵矣用眞儒而天下無敵山川不離指顧留都益鞏於金湯草木亦熟威名北門倍增其鎖鑰某備兵婁水託照斗山江左見夷吾復何憂知人情之久屬中國相司馬勿生事諒夷膽之已驚敬勒荒函恭陳蕪頌願曳星辰之履名覆金甌行紀日月之常功垂玉鉉戢五兵於不試扶二曜以常明鼓忭無涯颺言曷罄

候李九翁相公代

宣麻　紫禁資哲輔於三台亮采黃扉歸神功
於八柱齊泰階兩兩之色政參密勿之籌增
寶曆萬萬之安忠結　宸旒之眷瞻巖獨重前
席正殿恭惟相公閣下一代眞儒七閩間氣效
論思於講幄志在格心　君佐典禮於容臺節能
砥世身任天下利公家無不爲力挽頹波攖衆
忌而弗恤金甌協卜晉陪斗極之樞玉鉉疏榮
鼎正文昌之座若濟川而立傅得師者王如聘
野之須伊匪予誰覺況苞苴筐篚素不入沂公

之門而鼎鼐樓臺亦未聞寇相之第人欲自絕
何傷日月之明　帝鑒無私豈待風雷之變某
留曹竊祿夙注斗山婁水備兵更荷覆露第以
江湖外吏久絕迹於朝紳所藉贊紱世交敢通
書於政府僭憑魚繭之素恭陳燕雀之私亮天
地而弼　一人知益廣無疆之聞理陰陽而遂
萬物尚祈澤不獲之夫式貢寅冊副在子墨

候葉臺翁相公代

宸旒簡命晉位紫樞揆席調元均茵黃閣身膺

鼎軸象四輔以亮工手握斗杓考六符而弘化葢雲龍風虎同氣斯求威鳳祥麐逢時乃出恭惟相公閣下千秋王佐百代儒宗自從　甘泉持橐之班已負商室和羹之望陽休山立粹然廊廟之珍地載海涵綽有台衡之器　東宮勸講精忠元簡於　帝心南部貳銓清德允孚於民譽十行渙寵入座升華名啟金甌閒兩社以爲輔職親玉鉉咸一德以格　天風霆不顯其流形啟沃同期造膝水火交成於正味規隨承

彌仔肩此六服於焉具瞻正　九重所以延竚
某南州賤士東海波臣幸託年家兼陪末屬士
曰時哉相司馬皆舉笏以相驩誰其識之有歐
陽辱捲簾之巳素顧江湖流梗空瞻傳說之舟
豈沼沚微毛可薦阿衡之鼎惟藉鑪錘之舊況
看枚卜之新謹稽首以颺言用齋心而致禱書
投光範敢徼私庇於二天頌擬狙猍願睹太平
於一日仰祈汪度俯鑒輶虔
同鄉合請史少宰公

槐堂聳望齊瞻北斗之尊梓里割榮更託南天
之芘樽俎載修於燕喜涓塵仰賫乎鴻慈恭惟
老先生閣下學冠儒緩文裁　帝衮　螭庭奏
賦卿雲開五色之祥　虎觀横經穆風動　九
重之聽　絲綸揆藻豈班香宋艷之敢方文武
題材卽麟角兔罝而畢採旋從函席晉貳文昌
秩陵　天子都手扶日月荃宰列卿長身上星
辰正色以刑百僚若喬嶽泰山之不動黜幽而
襲羣吏等玉壺氷鑑之無私惟精忠簡在　帝

心一德咸有况長材身兼數器庶績其凝名覆金甌行接七閩之盛事麻宣 紫禁應符五百之昌期某等同忝枌榆或叨桃李浮萍斷梗幸依傅說之舟澗芷溪毛欲薦阿衡之鼎日維西陸節近中秋虹渚星流 嵩賀將呼於 萬壽風雲玄感斗躔先見於三台敬卜芳辰恭陳洞酌歡同北海納爽籟於層宵勝擬南樓待月光於別館仰奉元公謦欬樂且無荒俯容參佐追陪興復不淺願言曳履蚤賜鳴騶閱八磚之過

影共領玄言分雙燭之餘輝尤飫明德

候少宰楊公代

齒東海之波臣茫無操挾瞻上台之荃宰獲遂皈依敢乞大塊之鑪錘用裁小夫之竿牘恭惟閣下名高百代望重　兩朝始通籍於郎星歷升華於卿月黃流玉瓚嚴廊共挹其清芬朱紘素絲省寺咸推其直節其間出處潛見之迹若瑞世之鳳麟總之勁正貞白之操比傲寒之松栢旋陟容臺而典禮載司封匭以納言忠簡

帝心揆留　皇鑒佐斗杓以輔政坐均四海之
宜凛氷鑑以題材立辨九流之品士有連茹之
拔人無積薪之嗟卽正宰衡左右宜咨於汝翼
佇班揆席平章時弼乎仔肩某謬厠臯藩久慚
瘝曠調停無策其柰澤中之鳴鴻撫字多方莫
濟江南之涸鮒應課殿以下下豈儌福於容容
惟老老及人方慶　皇慈之浩蕩而親親錫類
更沐　坤厚之汪洋敢循例以陳情用干恩而
請命仁自率親而率祖總煩啟事之山公孝資

事父以事君願爲移忠之曾子戀深烏鳥 誥
乞 龍鸞藉留署一日之知懷上相二天之庇
寵光三世豈爲榮身以榮妻盟矢千秋何以報
公惟報 國祇陳覶縷曷既編摩

迎撫院丁公 代

伏審 宸旒渙號天塹宣威二百年王氣鬱葱
特壯金湯之固十四郡地形險阨盡提表裏之
封疏 恩冠獨坐之班執憲建元戎之纛凡居
節制倍切忻愉恭惟臺下命世儒宗淸朝名碩

學窺伊洛之秘都人範其楷模治倣漢吏之循
天子召爲臺諫激濁揚清之雅志雖百鍊以難
移難進易退之高風歷三聘而始出爰自法星
之璀璨豸登卿月之光華兆已符於夢松階遂
長乎列栢隼旟熊軾坐鎭京輔之上游虎踞龍
蟠全畀東南之半壁此日輕裘緩帶暫試開府
之勳他年赤舄繡裳即下還周之命葢安危注
意留都之鎖鑰舍我其誰而文武憲邦　寄勿
之鈞衡非公莫可某倏聞　綸綍如拜麾旄方

千里曰　王畿正倚干城之偉畧統六帥平邦
國佇觀樽俎之折衝謹削牘以候鳴騶且負弩
而迎飛鵠鵬鶚直上行聳絶迹於昂宵燕雀畀
棲更賀生成於大厦無涯引領曷罄颺言

賀黄九石中允

恭審　宸旒渙號　儲宷升班啟佑　前星求
博聞道術之選彌成　少海懋恭敬温文之功
雖十年詞苑之序遷實近日儒紳之曠覯仰惟
閣下學窮聖繹德萃天精奏籍南宫名題慈恩

千佛頂之上紬書中秘試首瀛洲十八士之先
翰藻掞庭可使班揚韜筆　絲綸緯　國直與
伊傅爭衡分雲漢以爲章胸苞萬有比滄溟而
挈器量總羣流徧儀荷槖之華獨結　楓宸之
眷高文大冊既推鴻碩之材紆謨遠猶仍奉燕
閒之問將腹心於　密勿預羽翼乎　東朝益
豐水之謀獨先於詒　子宜商山之助必輔以
正人　主器斯安丕基益壯自是横經　青禁
龍夾日以升霄行矣秉政黃扉鰲戴山而立極

某授族江夏泒共甫中附籍仲虎義叨世末𣊬
茲溝中之斷棨蒙堂下之攜喜聆　綍温頻忝
氈冷不模不笵雖未免諸生之椰榆或挽或推
亦恃有故人之齒頰燕雀依萬閒之芘全藉𢓨
幪鷦鷯安一枝之棲終歸卵翼惟舊雅毋忘戴
笠况下情倍切彈冠仰乞露仁俯垂電鑒其爲
唧結曷旣編摩

賀兩浙開府甘公代

疇咨舊弼疏寵元戎　詔起東山闔望雅推於

三獨惠綏南國節鎮獨首乎諸藩　宸命風馳
驩聲雷動恭惟臺下安危注意文武壯猶自鳴
琴而錫異名封旋衣繡而升華大棘辟臺名重
允爲憲於萬邦仗鉞功高聿揚威於三輔山中
讀禮益徵余佩之芳越土建牙特見　帝環之
錫鼉鼓犀渠之部曲廣招君子六千隼旟熊軾
之光儀坐撫都城百二碧幢彈壓共聳金湯白
羽指揮誰奸旗鼓某故從斗下夙欽烏府之聲
霱茲竊鄰光更分駱越之臨照遥瞻棨戟娓握

塵之無從曰跋旌麾知執鞭之有待端修手板用表心旌迹雖阻於登龍神已馳於賀燕河潤寧惟千里仰借汪洋塵埃巳識九方終歸剪拂

候大司馬舊總河李公代

仰烏府之照臨曾塵下吏徼鴻鈞之冶鑄永託上台矢明德以弗諼遡流光而靡逮僭憑子墨式貢寅册恭惟臺下應運夔龍中興方虎腹具甲兵以萬數動畨安攘之勲胸吞禹貢之九河雅負平成之畧㡵鈐傳自黃石武緯文經疏瀹

援於玄夷玉書金簡天不生姬旦誰提東國之
斧斨　帝惟賚傅星用濟巨川之舟楫所以鯨
鯢盡洗翻成鳫鷺之池從茲璧馬並沉永奠魚
龍之窟功收舞羽績成錫圭葢一命再命三命
而益恭將大書屢書特書而未已　帝曰汝居
祈父且宅揆以秉國成公云有懐二人乃讀禮
而御家恤雖倚廬歸臥願追綠野之遊然宣室
儲思當爲蒼生而起行矣環召遄焉衮歸某猥
以疎庸舊承綱紀從戎行稱末屬有若泥塗之

在埴然去澤國作波臣無忝族庖已更刀也禀焉以為政祗奉明威赦其所不閑幾騰薦牘慚報稱之無地徒切捫心感覆露之自天自惟踈目謹修芹藻之敬聊攄葵藿之傾茹鑒是祈編摩曷既

候李總漕 代

鹵塵埃之下吏濫備將輸瞻雲漢之上台忽蒙推轂倘非大鈞之抉扎安得衆竅以吹噓施重人輕報深語淺恭惟台臺基命兩社棟 國九

誕壯尹吉甫憲邦之猶允文允武平召康公分
陝之政不競不絿驅狐豕以潛踪集鴻鴈於安
宅龍蛇赤子幾多卵而翼之羔羊素絲疇非則
而象者藎惟實見得是口與天爭所以正氣不
回力持風紀導河淮而東注坐鎮咽喉之區扶
日月以大明行進腹心之地某故依燕厦殊覺
駑庸去澤國作波臣會計而已矣撫勞人思屏
翰繭絲云乎哉巧婦尸之尚難責無麵之餅老
農惰矣安能取不稼之禾三年之刻楮猶艱千

里之飛芻正亟方虞罪呂婗積捫心伏讀封章
感深次骨雖繡衣六條之譽定匪徇私然華衮
片言之褒終疑溢實敬修手板用攄心旌泥在
范金在鎔是全託一陶之造川作舟旱作雨祈
承遂萬物之宜

上大司徒趙公代

聽尚書履久綴地曹之下僚分剌史符忽叨雲
間之上郡職方雖二三縣歲餉巳百萬餘吏多
請寄之奸欺里有難平之徭役文移星火不勝

榷使之誅求訟牒丘山半爲征輸之繁重況地濱湖海萑苻時發乎不虞且俗競紛奢公私並詘於凋敝綱踈則魚漏繩急則麏驚欲經緯以咸宜顧韋弦其匪易而某以社樗樠槁當東南盤錯之艱以膏秉鈍昏值上下煎熬之困調停無策知法出而奸生撫字多方柰心勞而政拙鉛刀僅效其一割罷技巳殫於五窮葢昔者轉漕是邦方懷尸曠乃重來作牧茲土逾積愆尤恭惟閣下東魯岱山宗　中朝柱石升華部寺丞

流麞謗之聲秉鉞河嵩蔚爲文武之憲擾兆民敷五典主計而望重素絲均四海統百官署銓而譽歸氷鑑何意庸材之樸邀誤辱大造之陶甄提攜毎錫之誨音折節而升㲈茂聲欵必假其毛羽逢人更說項斯一麾專城旣蒙恩於衮借六條詧吏更獲庇於尫全惟我公臨別數言方憂五茸之逋賦而畀職拊循二載莫濟三邑之罷民自慙省躬有負知巳所願宣麻黃閣調鼎　紫宸浮圖成自合尖正臺台補衮之日洪

爐終歸冶鑄是下走御隸之才聯貢寅册儕叨
予墨頂踵洵非已物形神已徹中淯

謝南少司徒總督趙公代

仰台鉉之上公郊藩嶽爾塵埃之下吏幸託
大鈞倘非造化之全功安得濫竽於衆吹受知
發積懷感輪囷恭惟台臺清廟琮璜　中朝柱
石階自于蕃于臬駿致卿月之高華心則爲上
爲民獨係世風之衰會庚支司餫國重計身綂
地官秩陵爲　先帝舊都手撑天柱蘇瘼培九

農之扈欲還春意於閭閻制用先八政之圖豈折秋毫於戸版行調梅而扶日月佇聽履以上星辰共推阿衡之覺先况有伯禽之拜後某幸依綱紀夙求牧芻從澤國作波臣會計而巳矣叨戎行思保障繭絲云乎哉欲潤枯魚僅西江升斗之水聠言鳴鴈柰東人杼軸之空方虞罪罟莫逭鈇誅伏讀薦章榮逾袞奬譬若泥之在埴敢忘坯冶于一陶自是駑之取途尚蕒鞭箠於十駕勉酬祁擧敢負宣知氶矢弗諼有懐莫

吐

復大同巡撫霍公代

鎖鑰北門坐擁雲中牙纛馳驅東海遥瞻天上星辰忽承筐之鼎來豈報璚之敢後榮增一貺感切五中恭惟臺下威鎮華夷望傾朝野敦書悅禮喪鈐探虎豹之文决策運籌經緯著麒麟之烈秉旬宣之十載勤式遏於三陲黃鉞登壇壯七萃五屯之衛玉關賜履專五侯九伯之征風猷遠播於塞垣恩信允孚於醜類耆昔在

外服嘗未雨而徹桑土之防乃今晉中丞遂先聲而落旃裘之膽某備兵澤國仰止斗山握麈無緣心旌徒懸於五堡登龍有待手翰倏拜於雙魚謹稽首以颺言敢齋心而貢謝欲報之德何以為期惟折箭以筶名王佇歸袞而相　天子

候大京兆徐公代

留都雄三輔根本要區京尹總十邁舊宣甸服彈壓先輦轂之下折衝在樽俎之間卿月騰輝

福星拱照恭惟臺下膽鳳屠龍之手擎天浴日
之心白簡風生豈遑問仗前立馬皂雕電擊不
難批頷下逆鱗肘後有醫國方舌底出氷人語
民歌驄乘千秋巳社而稷之朝仰羔絲百辟多
則而象者睠茲石城虎踞勢阨江淮況屬豐鎬
龍飛邑傳湯沐提封全跨乎千里佳麗昔壯於
六朝少尹舊游久導窾於游刃眞除載寵益就
熟於輕車得地大儘可迴旋去天近何難展布
召伯保釐南國方慰蔽芾之棠晉公臥護北門

永固葳蕤之鑰暫焉居守行矣宅揆某樗櫟無肅節庇綮寄幸備員於澤國獲仰止於斗山念切登龍其如匏繫情馳貢鯉以表葵傾京兆有次公知不用趙張之小智夷吾在江左願一洗王何之清談

候姚冏卿

白簡回天茂著郎星之望青蒲扶日峻登卿月之班孤忠　上簡於　宸旒華貫榮躋於冏寺暫娛晝繡旋秉大鈞恭惟臺下履道如弦比德

於玉儲英祕閣已盡抽四庫之藏陟諫瑣垣乃
進立七人之列當　宮庭之釜鬲正　國是之
紛呶競求容容靡聞諤諤公獨抗疏幸　明主
可與忠言　帝亦孚圭喜　聖朝漸無闕事豈
一發之爲快且百鍊而比剛龍虵騁兮誰砥中
流之柱鳳凰鳴矣于彼高崗之巔汲長孺十年
禁闥直已效於從繩仲山甫一日城齊望特懸
於歸袞命汝作大正思馬斯臧欽哉慎乃僚惟
人其吉化成圜牧定多雲錦之羣膽具台衡郎

騎尾箕而上雖方枘圜鑿不能與時俗浮沉然野馬塵埃何足爲太空增損某夙叨世雅過辱殊知從北邸別龍光永懷明德向西泠覓鯉素猶欽起居臯擢髮以難開惠銘心而莫報顒申勸駕竊附彈冠雞肋自憐尚擬摶風之假羽驥心未老願言逐電以加鞭

迎陳漕院 代

木天吹火窺石渠金馬之藏栢院飛霜仰素絲羔羊之節褰帷問俗新禮樂之光華將漕餽軍

壯江淮之彈壓上流勢重　中宸眷隆恭惟臺
下奎璧孕精衡湘間氣名題千佛登籲俊於
彤墀材富三冬旋儲英於秘閣周情孔思允宜
登學士之堂宋艷班香奚翅得舍人之樣惟司
存於雨露遂感會於風雲都門驄馬行行共識
殿中之雅鎮城社鼠狐落落爭避柱後之先聲
邊儲方望於飛芻　廟算復殷於敷土誰馳四
牡坐斡萬艘　帝曰汝諧乃命恤功之川后
朝惟公可仍煩主粟之蕭何障狂瀾而東會見

陽侯之順軌駕長航以北行看風伯之效靈六轡如絲雖賢勞於原隰三軍挾纊行紀績於鐘彝邦有德星民無罪歲某吳關委吏海國波臣東南之民力竭兮正需咨度西北之疆場亟矣尤藉轉輸繭絲乎保障乎公必本根之急導黃也疏洳也相惟荒度之宜文武具瞻願快覩木牛之運軍民引領已紛爲竹騎之迎謹負弩以候鳴騶先削牘而申賀燕此時風薰財阜偕彩鷁以來思他日地平天成與玄圭而比德

候馬直指 代

六條察吏夙依龍光之照臨一字拔人更沐烏臺之薦剡何意緇衣之好謁來華衮之褒儻非冶鑄於大鈞安得濫竽於衆吹伏念某菲無操挾積有愆尤郡號股肱綿力動虞掣肘民殫膏血窮櫩日切剜心欲潤枯魚僅西江升斗之水耳聽言澤鴈奈東國杼軸之空何郎茹蘗以自甘顧勞薪其奚補考宜下下豈徒拙於催科容以休休幸焉包其荒穢爲天啟齒不遺蟲臂之

收據地承顏何有豚蹄之祝感深於髓媿溢其肝伏惟台臺負經濟模攬澄淸轡驄馬繡衣之使洵直且侯羔羊素絲之風甚德而度念人才難得易失寧舍其短取其長故如某功少過多亦匿其醜揚其美殆假點睛之筆俾嘗換骨之冊鶚牘一騰鶩價三倍士固伸於知巳蓋非搖尾而後憐德不待於成身總合銘心而自厲敢不永堅晚節仰答殊私淬此鉛刀少畢處囊之願鞭其後秉無孤推轂之恩何以酬深知祗盟

天日尚堪醻大造無愛髮膚

候毛侍御

三鱣地冷久依龍光之照臨一鶚天高更仰鴻鈞之坱圠受知惟舊取芘益新覺恩重而身輕柰報深而語淺恭惟臺下卿雲瑞世霖雨濟時法星暎峯泖以長明濊澤與滄溟而比潤克威克愛活磋盎者千家宜民宜人視畏壘以萬戶六年課最方滋南國之棠一札徵賢行列內臺之栢班聯三院　朝常得李勉而始尊司立七

臣　衮職惟山甫爲能補與　天子辯是非宰輔爭得失舍我其誰爲　巖廊關輕重　廟社係安危非公莫可稜稜白簡將坐寢乎邪謀侃侃青蒲且力回乎　天聽　上志已定羣頸胥延某猥以社稷誤收匠石枯朽終淪於溝斷慚負國士之知鷽鳩幸決於搶飛惠徼如天之福扣大鐘而鳴則小患在好爲造浮圖者合其尖幸資巨力仁人厚故忍令席蓐之棄捐下走希榮但把衣冠而拂拭丘山高誼寧容簣土之虧

金石盟心敢負瓣香之祝寸衷所矢尺牘難宣

賀張孟奇關使代

版部升華勇襆望郎之被吳關弭節出褰膚使之帷財阜風薰借輶軒而交至梅舒柳放徯原隰以載馳與物爲春望公如歲恭惟臺下清涵沆瀣秀毓羅浮學同安世之治聞志亡書者三篋識比茂先之博物別瘞劍於雙龍千秋主風雅之盟壇推牛耳五色掌　絲綸之美池有鳳毛惟照燭乎民庸故借筋於邪討方公私之積

可哀痛誰與阜通顧財貨之出有本源當加調
度熟眎弄印誰爲　朕行遐思持籌莫如公可
謂　朝廷榷山澤之利緊欲足國裕民惟君子
知取予之權斯可柔遠能邇況茲大東之杼軸
未集中澤之鴈鴻當剜肉醫瘡之餘民亦勞止
在諮諏詢度之事公優爲之養元氣以厚閭閻
豈屑屑雨天之粟捐錐刀而通商賈不規規流
地之泉是曰濟川之慈航眞抔澄潭之止水某
喜來番露念切瞻星一帶盈盈欣執鞭之在望

雙旌梟梟想騎竹以交迎幸依駙牡之光華佇聽隨車之霖雨敢裁吉語肅候前驅汀鳥渚花知入品題之目溪毛澗芷莫酬仰止之思

復徐職方

恭審劍履趨朝騄駬載路軺從星發駕周道之委遲槎自天來借南薰而至止敢布仰高之悃輙修記上之恭伏惟台臺毓瑞九龍孕精兩月楓宸奏賦蚤誇五色淩雲花縣分符幾見千郊化雨絫騰邑最蹐陟郎潛蔽芾甘棠到處

都成峴首婆娑嘉樹何時不念并州方粉署以含鷄遂形闈而市駿雕蟲歸藻鑑紬風雲月露之奇相馬得天機出牝牡驪黃之外益使渝巴體變代還雅頌之音寧獨杞梓材收 國受棟隆之用人歸水鏡咸入英雄之彀中士仰斗山喜出名賢之門下而某猥以樗散之質素乏根抵之容願備藥籠夙已皈依虎帳旋避棘試無由咫尺龍門乃乞上洋之冷氊正屬明公之舊治爭春桃李盡河陽去時之花運北鯤鵬假扶

搖六月之息幸栽培之未遠猶竊蘭芬藉賞識
之無虛偶同萿臭然而緣慳御李未敢唐突中
涓不謂誼篤延然先已榮施下走八行飛擲儼
金薤之從天五内震驚恍靑萍之入手三薰三
沐一字一珠荷鼎奬之逾涯有懷環草慚芹曝
之未獻莫報璚瑶茲值介圭入覲之辰適當蹕
矢先驅之日而某遥羈一職徒瞻紫氣於闕門
爰託雙魚敬效冊秉於菲虒藻蘋匪腆詎云可
羞王公葑菲靡遺終當不負洪造仰祈淵度俯

鑒微虔㽞刻所鍾編摩莫旣

賀杜漕使

伏審榮驅漢節給饋吳壖舊令尹之雙鳧去思未遠新漕君之四牡來暮已歌六轡如絲三軍挾纊恭惟台臺負猷鴻碩蓄德駿龐搏羊角於青蘋名題千佛試牛刀於赤縣頌起四郊一施製錦之功兩奏鳴琴之績河陽花滿樹桃李以春熙南國棠成息桁楊而晝臥旣騰邑最旋陟郎潛顧大東之杼軸其空而塞北之符移旁午

熟脈弄印孰爲　朕行遐想持籌莫如公可所
居民富田里無愁歎之聲簡在　帝心原隰有
光華之遺燭朘削侵漁之蠹豈規規流地之泉
較盈詘出入之經不屑屑雨天之粟漕下氷解
集苞栩以載馳財阜風薰與轞軒而偕至攬轡
歡騰於竹馬蜚芻神運於木牛　帝有德星民
無罪歲某懸寤五枝鷦寄一枝鵲繞月以何棲
幸二天之獨有魚泳川而相得况尺地之可通
儻番慈附驥之蠅庚流波涸轍之鮒情深賀燕

羈泠氊末緣執殳念託飛鴻瞻棨戟有懷斂板
敬憑子墨式貢寅册

報孫繕部 代

陽春生下國正縈去後之思陰德擬高門復寘
受成之政規隨每期於晝一提誨不啻於再三
媿乏先容謬承清盼恭惟臺下靈鍾王屋翼奮
天池輿公擲地之聲摩空有素韓洎造樓之手
接武攸宜始佐郡以持衡乃緣經而察麗勾刷
明精神鑑吏絶舞文平反照徹覆盆庭無寃獄

七年司李三邑成棠遺蔭千秋片石磨礱峴首
福星一路萬家社稷庚桑　帝曰若予工哉徒
得君重民云奪吾父矣願借寇留程衆藝飭五
材　朝望方崇柱石宅百揆司六府　廟謨更
藉棟隆特參玄武之司適應遒人之徇　楓宸
巳稔知治行豈獨儀簪橐之班蘭署不足爲公
榮當勉豎旂常之績某才昇折線智陋挈缾偶
代匱於末塵遂委身於下乘情深御李願猶阻
於登龍想倍識荆心徒懸於托驥顧芹藻未將

一价而瓊瑶先錫百朋法令爲師止圖由舊之討藥石愛我忽得告新之言何幸規矩之陳前可容尨礫之在後皈依有地奉職無尤在冶在鈞終寄鑪錘於眞宰亦趨亦步敢忘繩簇於迷津薄寫中冊敬陳副墨

與程台任民部

伏審榮驅漢傳給饋吳壖歌皇皇隰華獨領軍儲之重際萋萋春草式瞻使節之新六轡如絲九邊挾纊幸斗山之伊邇向滇海以乞波恭惟

臺下神韻淵泓高標嶽峙泒宗伊洛知道學之
已南名紀慈恩攬德輝而直上甫通金閨之籍
旋含粉署之香入筦度支殷殷露積出司漕輓
肅肅宵征輸塞北粻糧半屬三吳財賦寛大東
杼軸全卹中澤劬勞士無呼庚攬轡歡騰於櫪
馬將遵令甲蜚芻神運於木牛　天子問錢穀
幾何暫煩會計國人日氷鑑在望郎秉銓衡某
猥以樗材謬塵芹序綴末行於榆社久跂識荆
從伯氏耳蘭芬猶慳御李思日遠而帶日緩永

懷謌懋於璚枝册作楫而旱作霖願庇驩顏於
廣厦敢傲世雅敬布中消

賀董思白起建南兵使

北斗持衡久擬錫環於　中禁東山繫望復聞
弭節於外臺一札起家八州分陝洗印日新衆
聽褰帷風聳列城恭惟臺下學冠儒纓文裁
帝衮　彤墀載筆遠超班馬之林　翚幄横經
預識夔龍之武暫輟承明之侍從出司荆楚之
士型玉追琢以彌工盡剖石中之璞金在冶而

不躍並登席上之珍起代維衰廻狂瀾於砥柱
急流勇退養高節於丘園公雖製芰荷以爲裳
人實望鱒魴而歸繡維閩七聚建安控其上游
奉漢六條澄清綏此南服攬轡秋風驅瘴海苞
羽倭暹放衙春雨滿辰山崇陰蔽芾荅先朝有
蘇公白傳皆從禁苑而出領方州近代則文裕
文貞亦歷外僚而登庸翰閣詞林猶存故實盛
事況出同鄉固知中命宅南之咨正爲歸公於
東之漸于莫會合逾足光牛女之墟枚卜思賢

會郎騎尾箕而上某昔依斗下幸陪絳帳之後
行令託部中更仰油幢之雅化郎昆蟲蟓息猶
然振蟄於陽春矧燕雀生成能無驩顏於廣厦
雲霓引領願同騎竹兒童霖露隨車祈斛杖鳩
父老謹馳心旌而貢鯉容斂手板以登龍竚聽
章甫之謠行赴　宣麻之召

與洪爾介左轄

燕臺下夜結想聚星越水行春喜來吾露民還
得歲酉泠再駐襜帷　帝寔棻忠雨國重資屏

翰正薇垣之座居然四岳稱尊長列國之藩允矣三獨繫望忽聞　出綍不覺彈冠況竊鄰光畤分河潤顧弟自鱗翼之附倚玉懷慚乃兄欣臭味之投斷金情篤乘車戴笠跡雖隔於雲泥指日盟松心實照於肝膽經年久絕素鯉不責疎慵同藉皆附青蠅獨私睠顧俯念寒氊之寂寞曲爲朽木之先容提攜錫之誨音折節而升馥蔑譽欵假以毛羽逢人每說項斯弟鶴寄一枝題窮五技歎頭顱之如許鷄肋猶憐嗟髀肉

之巳消驥心未老風塵落拓幾隨櫪馬生悲牙頰餘波頓令涸魚轉潤不有梘龍之舊侶誰憐芻狗之陳人恭惟臺下海嶽人英斗山士望朱幡畫戟晉左轄之新堦三笠六橋領東方之舊伯文武萬邦爲憲暫布化而小屈旬宣精神千里折衝行仗鉞而大開戟府幸依燕廈柰隔龍門謹拜手以颺言并齋心而布頌惟鮑子少而知我無棄菲葑媿燭武壯不如人未酬瓊李歌裁章衮且銘日月之常位逼魁台願聽星辰之

履有懷莫吐永矢弗諼

謝蔡參知 代

分海邑之符正虞瘝曠綴容臺之屬猥玷恩除似憐鞅掌之勞少佚筋骸之束此大鈞妙播物之巧然小人有秉器之慚竊惟曲禮三千待其人而後舉春官六十非素望則不勝如某者性本衷昏材同樗散營精司牧職惟求牛羊之芻凡骨難仙分不舐鷄犬之鼎五年尸素愳積過於黔黎一旦遭逢忽濫竽於粉省顧豈及此得

之駭然伏惟台臺妙有儲菁神明衍冑蚤摟珍
於玄圃繼接武於青霄漢室文章奴使兩京班
馬虞廷禮樂名高一代夷夔載陟句宣兼持憲
節風清鈴閣貢雉之國方來雨度甄山佩牛之
氓均被翼扶萬品𩔗天地以爲爐器使羣工若
川藪之藏疾故茲庸謭有幸僥逾忝奉事之未
幾自違鞭策且起居之乍遠莫效馳驅心醉德
以難名足遵途而益戀江干鴒首望中越樹偏
迷鄞郘鷄聲夢裡吳雲長繞惟面謭提耳厥幾

惟寅惟清況舊政告新敢忘亦趨亦步有懷卿

結舄既編摩

迎李兵使 代

伏審 出綍 楓宸進司栢憲風清郡閣久懸

震澤之去思雲擁旌旄忽動霅川之喜色鬱慰

棠其勿剪紛騎竹以爭迎四履均歡羣僚交慶

恭惟台臺南州間氣北斗孕精文星睽匡阜以

陸離家傳學海劍鍔出豐城而閃爍天寶物華

循良馳譽於花封寅直蜚聲於蘭省一麾出守

三載專城吏仰羔羊嚋非則而象者民歌鴻鴈
幾多卵而翼之福星一路之謳吟生佛萬家之
香火中和樂職頌滿郊垌襦袴春温恩流澤國
方介圭而入覲即攬轡以治兵　主賓葵忠暫
付常袞以觀察民還得歲更煩山甫於城齊蓋
東南財賦輿區而憲臬備兵阨塞寬則繡衣持
斧刺舉六條急則樽俎折衝藩屏三輔非壯猶
才兼文武孰登車志在澄清衮侯公歸秩崇
帝命軍民雷動共欣召父之重來郡邑風馳仍

喜蔻君之復借魁台齊色益耀斗牛之墟霖雨
懐賢郎騎尾箕而上某故依龍光夙陶坱圠今
奉烏府更荷照臨人一天我獨二天幸托帡幪
之庇行百里半九十里尤深覆餗之羞國人如
望歲乎願言叱馭范叔來何暮矣即候鳴騶謹
肅牘臣僭陳蹬素無涯引領曷仍馳誠

奉蔡虛臺觀察

茇憩甘棠見民心於勿剪孫膚赤舄願公衮以
無歸戴覲去思之同逾彰公論之定矧在末隷

素沐厚幪恭惟台臺履道如弦比德於玉承家
奎璧鳳毛業紹青箱爲　國棟隆雞舌香含粉
署禮樂播容臺之譽職總夷夔允宜握南國之
衡陝分周召允文允武列藩咸拜其下風宜民
宜人四境如游於化日鴈鴻中澤不知費幾許
劬勞野馬塵埃何足爲太空增損皆知美之爲
美衆乃嫉我之蛾眉無論知與不知誰不白公
之龍德臥轍攀轅者載路車軹弗前社稷尸祝
於千秋聲施不朽葢公之保障有如羊叔之在

峴山而吳之失公不翅嬰兒之戀慈媼一疏皎
皎益徵余佩之芳萬口昭昭佇見　帝環之錫
某幸依廣廈況托維桑拙材人謂之樗甘瓠落
者六載泮宮薄采其藻受菽植者百千慚負國
士之知枯朽終淪於溝斷惠徼如天之福鷽鳩
幸决於槍榆何以報生成祇盟肝膽苟堪酬高
厚敢愛髮膚顧時事危若累棊深懷嫠恤而
國是紛於築舍誰切杞憂安石其奈蒼生何能
志小草中國且相司馬矣行秉大鈞矣在中冊

陳茲副墨

復蔡惰符參知

聽雲間之鶴夙販大冶之鑪錘坐江右之皐更仰文奎之臨照濫附茅茹之拔竊祿南雍實沾樹杌之恩分光北斗顧瓣香之未展乃華衮之遥頒媿溢其肝感深於髓恭惟臺下先天民覺爲世儒宗版部望郎　朝式黃流圭瓚吳淞良守輿頌素琵氷壺政成南國之棠千秋蔽芾階晉外臺之栢一鑑澄清巴聲丕變於朱絲郢曲

載賡於白雪民還得歲方歌九罭之鱒魴　帝
寶葵忠垂倚三邦之屏翰羔羊五總自是惠文
治之熊虎三千其以材武張也之綱之紀法星
睽牛女之躔不競不絿瑞露溥乾坤之德行開
戟府暫擁油幢某猥以社樗誤叨匠石前推後
挽不翅泥塗之在埴然右詘左支亡柰族庖𨻶
更刀也枯朽終淪於溝斷慚負國士之知鷽鳩
幸決於槍飛惠徼如天之福一陶厚甚三省瞿
然矢寤寐以勿諼跂光儀而靡及自揣疏目徒

切夌兢忽拜瓊凾益增踢蹐霞蒸五采覺鼎呂之猶輕雲爍七襄旹球琳之足重施者未厭受也何堪惟辭郤之不恭實汗顏而有靦五中欵結藉魚素以陳誠九頓以登介鴈臣而布頌謹附澗藻用比野芹藉明信可羞王公難酬金錯祈汪度有包荒穢容效珠啣注戀心長綿摩筆短

奉李兵使

依烏府之照臨備員下隸出鴻鈞之冶鑄竊吹

南雍非大造畨播物之仁則小夫無得與之理
一陶厚甚三省矍然恭惟台臺爲　國棟隆授
天閒氣有花縣之棠在蔽芾千秋惟蘭署之香
含葳蕤九畹出守則褰帷露冕霖澍徵於吳歙
陳臬而攬轡登車霜稜震乎海澨葢東南財賦
居甸服半非仁人孰念繭絲且列郡襟喉翼
天子都藉壯猶繆此尸臃氏還得歲再瞻膚使
之車　帝實念功岩建中丞之纛暫焉賜履行
矣宅揆某猥以樗林久塵芹序便便娩乏五經

笥敢云青出於藍歲歲空守一床書或嘲玄之尚白雖櫪驥之思未輟柰黔驢之技已窮方虞風雨之淩敢惠微於厦庇幸託陽春之煦過垂恤乎鱣寒假之羽毛有若前推後挽加之卵翼奚翅右挈左提起而決搶枋徒負扶搖之吹息采不遺葑菲全歸元化之鑪錘狗馬餘生何日是梢縻之地斗山在望猶未違咫尺之天卿高厚恩願快翔千仞之鳳爲東西適更祈加十駕之鞭肝膽是盟髮膚豈愛

代蔡觀察復蘇學使

再命專城方慚惕日六條察部謬玷觀風所幸依長者之門用是攬慨然之轡曾修辭之不敏辱垂問以相先恭惟臺下物望醇儒人倫上喆入襆望郎之被粉署含香出分刺史之符黃堂奏最既持斧以貞度旋懸鏡以題才衡鑑當天網羅遍地下里折揚之調難溷齊竽中原正始之音頓還周雅某枌榆舊社嫏嬛末交茲托比肩更蒙合志惟目恩有靦方深蚊負之憂幸竊

芘知歸倍切登龍之喜勞來還定安集欲濟疲
氓同寅協恭和衷正資益友蘿附松而益長冰
入海以增弘桼咫尺之末申乃璚瑶之忽墮劉
公一紙十州從事奚榮楚水雙魚兩地相思轉
結敬因來使聊布謝悰伏望念同舟之波毋愛
攻他山之玉

代蔡觀察復各府

專城作牧自揆罔功司臬備兵遽叨持憲目
國恩而有覥託衆芘以知歸豈謂菲材濫兹芘

事惟是南湖之征榷未獲損鷄似問渤海之萑苻猶憂佩犢欲蘇西江涸鮒難𠛬中澤哀鴻殊窘䰍寵深懷夎負幸遡公明慈惠之政永絶愁恨歎息之聲庶藉蒙戚差堪掩拙千里湖山之自得此豈力能兆民田里之相安尚希愛助正修辭之未暇忽慶緘之巳先衮獎逾涯徒增荳背遽使自遠祇有銘心托雙鯉附尺素願蘄誨提馳一騎淖三千郎圖瞻奉

謝蔡太府 代

五載勞薪久乏民庸之善狀一朝弛負忽玷曹郎之美除身未游禮樂之司夢弗到寅清之署孰爲之地有隕自天恭惟臺下宇量宏深風猷凝遠宅生千里同雙岐五袴以興歌澤滲百城垂三㴑九峯而不朽民懷借寇預懸臥轍之思帝切徵黃佇下賜金之詔如某者塵埃末吏襪線微才初受課於漕輸催科已拙更託身於屬邑撫字徒勞豈謂大造之陶鈞頓使小人而乘器顏之甲矣未知何地以報公德莫大焉所謂

如天之福我功深鑪冶感溢甄𡨥毀兀骨以漸輕獲借天風於鵬翮望光儀之日遠猶依山斗於龍門一水盈盈寸衷耿耿翹瞻五馬敢忘伯樂之知敬致雙魚終期豫子之報

謝毛司李

下邑分符久忝芻牧之寄容臺列屬忽及瓜戍之期非有清脊而致然夫何素望之及此恭惟臺下氣温而栗道直以方化弼畫裳夏日並懸冬日祥霏胏石福星兼映法星公越樽俎而代

庖人之勞眞成屈驥某封府庫以待將軍之至獲遂交龜惟是五載盤根應有萬分愆盭非川數善藏其汙疾則𢘍懞曷免其震凌𠛬曲禮三千必待寅清之選而春官六十詎云籩豆之司豈謂孤踪亦塵華貫實假點睛之筆俾嘗換骨之冊芽甲根荄囿已累洪均之一氣棖闑居楔尚希託廣厦之萬間茲身已馳驟周原而神猶皈依左右望龍門而搖曳莫罄披襟託魚素以陳誠敢悉刻骨

請毛司李交代 代

五載分圭正自媿割鷄之拙一朝解任何幸報儀鳳之來和氣先庚而已乎驩聲旁午以交慶肅迎千騎敬致雙魚恭惟臺下才乃敏明量波澄拓簡孚衆聽三章湔洗以不冤明清单辭一念哀矜於所喜可片言以折獨持廷尉之平活千人者封行見門閭之大願屆閬風之步暫試花縣之符攬轡志澄清又已知師帥之素下車問疾苦諒不勝父母之任公其惠然至斯民何

修而得此某久於鼓負甚矣鼠窮瘵曠懷慚考毋書於下下量移藉玼福遂及於容容惟彤瘵之餘瘉以勞君子幸陶鈞於大造不棄陳人糠粃在前敢曰有告新之政山藪藏疾倘或希議故之恩邀風有懷惟日爲歲願言秣馬式俟交龜察來何暮之謡及瓜而代使推不去之令疾策以行曷既咏思即祈瞻奉

與陽生白郡公

鳩署合香邦計夙資於借箸虎符疏寵民庸獲

展於褰帷天開一道福星人慶萬家覆露遥瞻
千騎敬致雙魚恭惟老公祖臺下高標騫天半
之霞妙韻絶郢中之雪摶扶搖而上已擊三千
吞雲夢於胸寧惟八九銅梁製錦澤深巴子之
鄉金部持衡勇襆望郎之被　國家惟積儲大
命阜此財求　天子問錢穀幾何量其入出周
咨六轡惠遍工商出守一麾位尊岳牧坐樹刺
桐之郡歡騰騎竹之民情動哀矜毋求生於祝
綱心勞撫字豈竭澤於繭絲委蛇兮羔羊五紽

江漢以濯安集乎鴻鴈百堵海國用康霓旌方擁於泉南星履卽歸于天上某獲依夏屋如陟春臺政屛迎觽非敢扱綸而錯餌思隨賀燕不覺鼓翅以颺言匏繫南雍所忻父母之孔邇葵傾北斗願同子弟以皈依用寫寸丹恭陳尺素

復張瞻海郡公

一官都講全歸冶鑄之功十部遺書忽拜瓊瑤之錫惟明德不遺菲葑故賤走獲霑覆露南雍采藻幸依星藻流輝秋風布帆信是慈帆晉渡

重憐翮短垂鄉氈寒某蓋得遇元夫無忝族庖
已更刀也公更有包荒㦸不翅泥塗之在埴然
海以東乎猶借鄰光於咫尺江之泳矣睠懷溟
渤之汪洋矣心弗諼酬德何日

與汪還虛郡丞

隨絳帳於雲間願承鞭弭望襜帷於海上喜式
旌麾矣明德以勿諼遡流光而靡逮恭惟臺下
碁涵天寶才擅國琛孕靈於白嶽黃山名高桂
籍育俊於九峯三泖化洽菁莪人文其在茲乎

聲應華亭之鶴唳先生從此升矣兆符璧水之
鱣卿　帝實需賢暫試一麾而分陝民如望歲
遂陪五馬以行春眺茲莆陽首稱要害裂土踞
泉漳之上枕海依山守相介岳牧之間詰戎固
圉陽侯順軌貢雉之國方來膏雨澍濡佩犢之
夫均被屢歌襦於佐郡借寇方殷行剖竹於專
城徵黃可竢某再叨釆藻故自散樗憶聚星於
五茸已數年於此幸繞月於三匝僅百里而遙
況莆係故國子姓焉依以公念舊寅父母孔邇

思日遠而帶日緩自慚疏目於起居冊作楫而
旱作霖願芘驩顏於屋厦神隨書去情與墨俱

與殷別駕

含香紛署久挹郎星佐政黃堂暫分風月當清
朝重外贈刀紛然屈賢者治中題輿偉甚敢布
編氓之敬遥千守相之尊恭惟臺下峻閥承家
高標照物孕秀於黃山白嶽誇　天子郭作求
有麟角鳳毛聽尚書履少隨日甸業馳譽於爽
鳩茲借星屏復揚芳於展驥眺茲石井之都會

允屬清源之隩區地當兩郡之衝人無五兵之衛島夷門戶風帆飈發乎不虞冦盜夷庚桴鼓時鳴乎半夜非得干城以彈壓孰俾瀚海之安瀾惟使君於此不凡岳牧藉保釐之助故聖主使來監泼水國資康乂之功郊有祥鸞春臺樂只村無尨吠夏屋宴如雖邦人願少借於王祥然宣室巳深思乎賈誼豈容緹軾久勞州郡之間竚歸衮衣重復公侯之始某竊依漢部願授滕壓铇繫一氈父母徒懷乎孔邇枝棲三匝

子孫託契之云初萬福棠陰詎止翳承蔭芾四
封蔀隱還看戶入蛸篠未遂晃趨祇深燕喜仰
祈汪度俯鑒微虔

復丁和州

休光梓里追惟京國之綢繆竊吹陪雍喜式歷
陽之治行何堪投璧自幸側珠恭惟台臺才擅
國琛器涵天寶家世田何之易夢符固松譜傳
宓子之琴政游庖刃栽花壯縣清芬夙被於五
羊剖竹雄州茂績頻高於三輔蓋和爲　高皇

湯沐之地妙簡宅生以公爲嶺海慈惠之師宜使司牧民霑露澤不翅飆鼠飲河吏仰電明有如燃犀照水化成三月巳聞章衮之歌聲徹九重即下　璽書之召某言采淵藻故自社樗目瞻斗輝業數年於此身漉波潤僅百里而遥一水盈盈徒切兼葭之想七襄爍爍忍承璠玖之頒思欲報而未能慚彼其之不稱明德遠矣拜以爲榮中心藏之惄焉如檮自分爨餘之棄物舄當格外之隆褒薄有酬瓜仰祈鑒菲

復蘇撫州

某昔聯中表之葭莩幸追隨於京國今采南雍之芹藻倍瞻跂乎斗山况曲臺久擅名家而叔氏更依年籍柰稽鶩乘遂隔龍門仰惟臺下履道如弦比德於玉試邑政成馴雉蔀屋皆春郎署刑平爽鳩圜扉不夜清貞亡撓毋寧與世鑿枘聲價逾高自是爲時瑚璉久握蘭於留部旋分竹於臨川下車而膏雨涸濡民謳來暮褰帷則仁風披拂閤倚橫秋謝康樂山水怡情瞪乎

後矣顏魯公陂田番利昌以加焉乃鼎翰過示謙光而豐幣復隆晉錫明德遠矣難抒報李之私中心藏之末卜班荆之日敬爾登謝莫罄頌言永矢弗諼有懷莫吐

與劉仲發明府

飫聞三鳳無路攬輝快覩雙鳧有懷仰止謹修虔於短蹏特將命於長鬚姚執訊之巳稽聊通名而告至恭惟臺下西江間氣南楚奇琛文鋌暎匡阜以高華劍鍔出豐城而閃爍家世弓冶

光分太乙之藜伯仲壎箎枝擬上林之桂宜聯班於玉筍抽石渠金櫃之藏乃剖竹於山城稱墨綬銅符之長恢恢游刃若為牛刀之割鷄整整華鑣暫借蟻封而試馬河陽花滿寧誇桃李成蹊海上春融會見桁楊臥草政徵三異權叶一同吏凜神君民歌慈父兩部奏績從知鳴琴不下堂一札旌賢行且衣繡而持斧此日名書冊宸看喬舄躞蹀雲間他年寵晉黃扉作商霖涵濡天下某魚魚末學鹿鹿凡材射策公車遇

已竆於五技穿研泠局志猶勵於三冬惟是掌
故之科必求知新之選而某自慚殖落深愳食
浮懲孝先晝眠惟恐嘲師之無筍隨退之晨入
詎應喆匠以爲楹所敢謁諸生而來前亦恃有
先覺之在上登龍門以御李喜溢平生託驥棄
而識韓欣逢一旦睠茲邦之棫樸久被仁風況
大塊之陶鎔盡霑化雨學行之上言之次敢競
蟲雕業精於勤荒於嬉尤致螟祝雖不模不範
或姍笑於門墻而亦步亦趨惟皈依乎山斗情

深嚮往爰託鴻傳念切追陪曷勝燕喜

與俞德化代

一麾出守擬隨梟舄於雲間百里宅生獲寄鶴枝於宇下顧平昔瞻依之已久又子孫託芘之云初喜動故人光分鄰壁恭惟臺下緣儒飾吏學道愛人清操比留犢之風閭澤致棲鸞之化才雄無敵一出而凡馬空政妙有神四顧而全牛解華亭鶴唳已徹九重之天中牟雉馴乃易一同之地施游刃於雞肋屈逸足於蟻封青山

當縣門不妨拄笏白日了公事儘可鳴琴豈君子任不擇方姑假小邦以自試抑下邑民凋實甚天其畀明府之來蘇從此熟道駕輕何待盤根別利玉磨彌瑩況砥礪於新硎金鑠逾精不擢剛於百錬三仕令尹知絕喜慍之心一札寵賢佇俟綸綍之召某舊役吳餉夙飫波餘今受鄰壓更霑河潤衆辱投珠之甚侈殊慙報玖之未能憇勿翦之棠猶憶烹鮮而理羈半通之組莫遂騎竹以迎豈敢效陽鱎於扱綸實巳切紫

芝於覿宇桑麻無恙彌深孔邇之懷桃李成陰
終與樂只之頌

代張茂卿侯李明府

羽毛驟長於春風幸升司馬桃李久沾於化雨
慚附登龍覺恩重而身輕奈報深而語淺遥瞻
函丈倍切負墻恭惟師臺西楚奇琛南州間氣
試良工於製錦別利器於盤根民仰慈君輿頌
方騰三異天憐下邑賢聲幸借一同花滿河陽
琴鳴單父百里之桑麻無恙人游化日之中四

郊之鷄犬不驚野有熈春之樂豈惟青簡獨書
馴雉之祥佇看緑綈來趣飛鳧之入某親稱邑
子誼忝門生學殊歎於全牛年已登乎舞象羈
蹄伏櫪疲駑何意於騰驤戢翮圖南扶揺忽承
其噓拂㭊逢氷鑑謬入鑪錘爰收爨下之桐獲
脫囊中之頴借風雷之便一躍龍津依山斗之
光再題鴈塔一寸心捐糜無地莫酬吹萬之恩
七尺軀夘翼何人永矢在三之義吳雲引領薊
樹縈思始學割以操刀茫茫畏路願叩洪鍾而

待教奉辟弭於負劍碌碌凡材厥托大冶之陶甄薄貢寅册副在子墨

與韓長洲

一鼉海上幸託聚星雙舄雲間更沐垂露惟徼靈於鑪冶遂刷羽於槍枋顧影懷慚拊心知感恭惟臺下高標岳峙神韻淵宏妙簡宅生小試初煩製錦榮膺改牧長材故藉盤根風謠問諸由拳奠魚龍之國者三載治行高於東海拯鴻鴈之勞者百方辟之熟道駕輕一出而羣空凡

馬自是游刃奏騞四顧已目無全牛期月可也
民多襦袴之歌自天申之　帝亟綸綍之召某
猥叨世講忝辱厦榱散材人謂之樗宜安濩落
南雍薄采其藻殊荷栽培況疊承瓊玖之頒屢
番恤寒氊之苦思日遠而帶日緩尚懷舊蔭於
清溪舟作楫而早作霖竚聽新聲於白苧敬陳
尺幅用布寸忱率爾投桃仰祈槩非

與聶華亭

一氊海上有幸聚星雙舄雲間重荷番露惟微

靈於鑪冶遂刷羽於槍枋省已懷慚拊心竊
恭惟臺下器涵天寶才擅國禎一出而凡馬空
茂績久馳於三異四顧而全牛解歡聲更叶於
一同吏仰神君民謳慈父蓋重臨福曜辟之騏
驥之駕輕徑路熟閑況兩載刄游自是千鏌之
出匣光芒閃爍暫借牛刀之試播此絃歌用爲
鴻漸之階遷於槐棘某幸叨世講謬託厦蒙散
材人謂之樗自甘濩落南雍薄采其藻實藉栽
培討雖伏而昇棲固其所也顧思遠而帶緩未

由從之翹首雲天時聞華亭之鶴唳傾心山斗惟跂冀縣之鳧飛中卅是盟副墨曷既

與姚江都

燕臺倒屣結想聚星海邑分符喜聞甘露最績茂膺於三異歡聲普洽於一同恭惟臺下經行承家藻猶緯　國看花天府聳鴈塔以高題製錦江都屈牛刀而小試安鴻鴈於百堵勞來多方練羔羊之五紽素絲不染衮衣章而[illegible]寫[illegible]於揚州題壁書屏治行高於畿輔看借盞祓[illegible]

別利庖刃恢恢行下　綸綍以徵賢惠文嶽嶽

某謬叨世雅獲溉波餘拙材人謂之樗青氈獨

冷南雍薄采其藻素業未温秋水兼葭徒寄遐

悰於鯉尺春風桃李幸沾河潤於龍門敢控大

鈞敬陳小牘廿四橋夜月願傍鄰光三千界烟

華茳收春色副在子墨不盡寅冊

賀周開府生第二子代

陰德高門兆夙占於種玉至仁亢冑瑞更發於

弄璋華封三祝願多周頌再言稱錫門闌萃祉

閶闔騰歡恭惟台臺傳賚從天申生自嶽允文允武　國方永藉乎壯猶肯搆肯堂天將世胙乎明德眷茲徵熊之叶吉居然躍驥以呈祥駒惟千里始爲驄試啼聲已知英物雛有一毛便是鳳瞻頭角共道可兒三生正釋達之金身九世現韋馱之寶相此日銀盆繃褓喜看掌上之雙珠他年玉樹琳琅不數堦前之五桂一經垂裕百福來同馬維駒馬維騏騑騑齊驤雲路麟之趾麟之定振振並耀天衢某微托鴻庥欣逢

燕饗符開弓獨願分湯餅之餘甘慶衍箕裘用托藻蘋而薦悃有懷頌禱不盡瞻依

壽楊學史代

祝融秉令薰風開咏舜之辰天目誕神瑞日擁生申之候絳帳道尊北斗逢衣頌滿南山恭惟台臺象應自奎精原是昴都亭雅鎮稜稜　帝與册心郡邑巡行嶽嶽人驚鐵面因持神鏡遂作士型起代扶衰欲為歐公之還雅貞文肅度不辭師旦之黜浮玉追琢以彌工誰非遽肯金

入洽而弗躍在卽稱良從茲鯤化天池名矣驥
空澤國維朱明之麗彩赤烏流大火於天南正
碧落之呈祥青鳥報長春於海上芹序歡騰桃
李栢臺慶衍桑蓬當年釋達轉身上界班聯偶
來仙品此日韋馱現相明時台鉉特借宰官流
瀣凝禧治域卽爲壽域升恒介福大年奚翅小
年某覆露如天瞻星惟歲尊開河朔誠慚一石
之將宴集蓬萊願托三花之獻恭陳澗沚用介
崗陵首封祝以祈齡式歌且舞喜海籌之添算

併熾而昌

壽李總漕代

節擁中都萬里功收舞羽祥開南極千秋壽介懸弧六幕騰歡一詞贊喜恭惟台臺生自嶽降夢叶帝求昔爲漢殿之星辰今作商家之霖雨拊循乎龍蛇赤子民游愛日之中委蛇兮羔羊素絲更畏肅霜之下維茲玄冥之司令正屬皇覽之揆初吸沆瀣以凝禧籌添海屋吹葭灰而播煖氣轉鴻鈞外理國內理身壽域亘八荒

之表文爲經武爲緯金城奠萬世之安某覆露有年瞻星惟歲仰台衡於北斗俾熾而昌頌壽豈於南山式歌且舞五百年名世衮舄即傍雲霄八千歲爲春鍾鼎以當鉛汞恭陳澗沚用介岡陵倘麾頻於衙官即崢嶸於末吏

奉按院長至代

重緹候氣肇推三統之元衣繡觀風茂應一陽之動龍光有渥燕喜維新恭惟台臺德叶春融仁排冬凜抱黃鍾之器韻嶽嶽惠文司冊筆之

簡書稜稜直指周原芭栩久勞六轡之馳驅漢
節梅花已報一枝之消息超日可愛復見天地
之心曾雲必書操淩冰霜之肅暫焉鵰鶚行矣
夔龍獻履徑上於星辰合璧長依於日月某寸
材綫短一陽灰寒將歸曝日於茅簷適見回春
於黍谷維屏維翰仰承覆露之恩併熾併昌願
介岡陵之福拂龜端策驗七日之朋來鳴鳳聽
箾應九天之詔下恭修魚繭仰祝鴻釐伏冀奏
涵俯垂霽照

送曹總河年節代

北斗回杓一氣鴻鈞催暮紀東風應律三春象魏布新和霜威岱嶧並高露澤洸汶比潤祥因履考亨藉泰通恭惟台臺大德川流陽休山立隻手撑將半壁厥䟽奏功一腔具有金河平成晉德民云得歲福星臨奎婁之墟　帝曰宅揆卿月照房心之次維龍躔之旋馭適鳳曆之更端華筵醻及同人樽開栢葉絲筆書占大有頌擬椒花送寒寧假於土牛坐斡木牛之運歸袞

卽登於金馬行符櫪馬之喧某未解漕冰幸依屋厦簷周一甲幾見先春之葦桃盤薦五辛敢羞明信之蘋藻天地爲爐陰陽爲炭願噓煖律於緹灰巨川作楫大旱作霖共調泰堦之玉燭

賀曹總河正旦代

日月初躔星紀復回爲協洽地天交泰雲墟益播於孟陬相維玉帳之籌對越璇璣之運百祿是總列屬均歡恭惟台臺德配陽休氣排冬凜敷土功符神禹載錫玄圭濬川道叶高宗用作

舟楫爲青規而圜萬物輝瑞日於東郊轉洪鈞以壽八荒映蒼精於左角漕下冰解三軍挾纊於雲屯海宴河清 五位出綸於 天陛吹律已温寒谷遷鶯行應上林三陽拔茅以連茹五福竹苞而松茂某久依樾蔭又見桃符無能稱栢葉之罇聊數台堦蓂葉有懷勒椒花之頌爰託驛使梅花惟依所芨之甘棠倘庇無言之苦李宏開大冶使無不達之勾萌廣煽仁風幸附方春之草木其爲頌祝曷罄颺言

迎蔣大司成公

恭審 中宸渙綸大鈞敷教簡威重聽明之選

借材蓬山輟論思儤直之勞造髦璧水化雨行

霑乎南國春風快覩於上庠恭惟老先生閣下

爲世儒宗先天民覺儲英中秘蚤超班馬之林

縱綵南陔時闢求羊之徑 朝望東山之安石

徒捉鼻云乎 帝思前席之賈生何相見晚也

春宮勸講㮣陳折柳之規棘院持衡兼收爲棟

之用曰 天曰 君曰史權足參三立德立功

立言經堪襲六惟　聖天子華嵩之祝壽考作
人念　高皇帝豐鎬之都譽髦斯士必朱藍乃
遷素絲之質宜乎典領鉅儒匪蘭芷孰熏入室
之馨誰其元長一位　上曰無逾卿者其佩蒼
玉服朱衣士樂有明師兮願侍馬帷立程雪木
從繩則直師道立而善人多水障瀾以東六籍
明而百家廢敬敷崇四術順春秋冬夏之宜綺
靡變六朝紬月露風雲之習風還正始文在茲
乎統一聖眞吾道南矣某謬叨采藻猥忝維桑

戀孝先晝眠猶恐嘲經之無笥隨退之晨入詎
椎喆匠以爲楹幸瞻數仞之牆冀入一陶之冶
雖不模不範難免倚席之負慚而亦步亦趨願
依幪厦而託覆側聞　出綍倍切彈冠謹肅魚
素以馳誠更望鸞旂而引領於覩龍蛇之影增
杏壇槐市之先恭陳燕雀之忱　棫樸菁莪之
頌有懷負弩即蘄脂車